

明清經濟史研究

全漢昇·著



清華文史講座

明清經濟史研究

全漢昇著

清華文史講座

明清經濟史研究

1987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160元

2002年12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全漢昇
發行人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 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 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 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151-X(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清華文史講座緣起

清華大學在民國七十三年秋創設一個新的學院，稱之為人文社會學院。這個學院的創立雖不敢說是要繼承北平時代清華人文學術的光榮傳統，但是其目標仍在拓展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使清華恢復成為一個完備綜合大學的理想。三年來，清華在人文學領域一方面已設有中國語文、外國語文、歷史、語言學等系所，不久將來亦擬設立文學研究所，在文史方面之科系可說已略有規模，而教學與研究亦齊頭並進，相輔發展。

清華校方對人文社會學術風氣之提倡亦不遺餘力，首先於七十四年六月全校畢業典禮中，邀請余英時院士蒞校作特別演講，其後每學期均提出相當經費，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資助，供各文史系所邀約極負聲望的學者來校擔任講座，發表系列演講。擔任講座的諸先生，對清華特別厚愛，不是携講稿來校，就是事後整理成篇，願供清華出版為文史講座，此一雅意，對清華人文社會學院師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自然不可能做到真如英時先生期望歷史所同學「學際天人，才兼文史」的境界，但是總希望藉他們提示的經驗與方向，為學術拓展一個新園區。

歷史研究所杜正勝所長為這一講座的策劃最費心力，又經他的接洽，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總經理慨允刊行這一叢刊，謹向他們表示謝意；同時也要再次對過去以及將來支持這一講座出版的學者，敬致謝忱。

李亦園

民國七十五年歲末
寫於新竹清華園

序

民國七十六年正月，我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研究所杜正勝所長的邀請，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對「明清經濟史研究」前後演講六次。這本小冊子，根據錄音帶整理而成，可說是當日參加講座諸先生、同學共同努力的成果。在這裡，讓我對毛高文校長、李亦園院長、杜正勝所長的幫助，使這一系列的演講有機會發表，表示衷心的謝意。

全漢昇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目次

清華文史講座緣起 (一)

序 (三)

上編 明清中外交通與貿易

第一講 中國與葡萄牙的交通與貿易 三

第二講 中國與西班牙的交通與貿易 一七

第三講 中國與荷蘭的交通與貿易 三三

下編 清代經濟概略

第四講 人口與農業 五二

第五講 貨幣與物價 六九

第六講 近代工業化的歷史 八七

索引

上編

明清中外交通與貿易

第一講 中國與葡萄牙的交通與貿易

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沿著非洲大西洋海岸探險，於一四八八年到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此以後繼續探險，於一四九八年到達印度西岸加里庫特（Calicut），一五一〇年佔領果亞（Goa），一五二一年佔領馬六甲（一作滿刺加，即Malacca），一五五七年佔領澳門，一直到現在。葡人東航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他們的活動開始發現由歐洲葡萄牙經非洲到亞洲的新航線，新航線長度約為一萬五千英里。在此半個多世紀之前，在十五世紀頭三分之一時間，中國由鄭和率領，從蘇州附近，太倉東北面的劉家港出發，橫渡印度洋，直達非洲赤道以南今日肯亞（Kenya）的地方。這條由亞洲到非洲的航線亦約為一萬五千英里，與葡人在五十多年後發現的歐、非、亞航路長短大致相同。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規模遠比葡人為大。葡人共有三艘船，最大的一艘載重一百二十噸、長八十呎，其他二艘分別為一百噸與五十噸，共約一百五十人，如此而已。鄭和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共七回下西洋，最大的船為四十四丈四尺長，十八尺寬，大小船共二百六十艘、人數約共二萬七千人；船數為葡萄牙的九十倍，人數更高達一百八十倍。然而鄭和的航海只限於十五世紀頭三分之一時間，其後卻終止了，可是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的航海，卻繼續發展，在亞洲建立許多根據地，其商業網遍佈各國。兩者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乃是由於鄭和航海的目的，其政治性、軍事性，遠較經濟意義來得大。

明成祖與惠帝之爭的結果，成祖雖然佔領了南京，但惠帝卻失蹤，成祖希望徹底地知道政敵惠帝的下落，故有人認為成祖要鄭和大規模的到東南亞各國活動，主要目的為偵查政敵的踪跡。另有一說法認為鄭和替成祖出使海外各國，使各國遣使朝貢，以增加他的威望。還有當時在中央亞細亞的帖木兒，在十四世紀末年統一察合台汗國（中央亞細亞），到十五世紀初又滅伊兒汗國（波斯），到了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十一月決定東征明帝國，可是到一四〇五年二月帖木兒卻在出征路上身死，計畫終止。明政府可能有感於來自中亞的邊防威脅，故派遣鄭和出使東南亞，到印度與印度鄰近的國家，謀求在外交上訂立同盟來對付帖木兒。

無論如何，鄭和下西洋的政治意義比較大，是很明顯的。但是他的航海規模既然遠比葡人為大，花的錢自然很多，故明政府可能感受到經濟財政的壓力，於宣德年間終止大規模的海上活動。此外當日蒙古人在長城以北還繼續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明帝國構成威脅，因此成祖遷都北京，把中央政府設在國防第一線，好讓皇帝能夠親自直接指揮軍隊來對付強大的敵人。因為明政府要集中力量來對付強大的蒙古，對東亞、南亞的海上發展便不再積極進行，所以原由鄭和開闢的亞、非航線便終止活動，這是可能的解釋。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鄭和所到的非洲，經濟比較落後，商業不發達、市場不大，獲利也不多。另一方面，葡萄牙人於十五世紀末到東方，他們的航海規模遠不及鄭和，然而他們的經濟利益卻很大，收穫非常豐富；他們於一四九八年到加里庫特，於一四九九年回葡萄牙，船上運回大量香料，在歐洲市場上賣價極高，出售后所得利潤為投資的六十倍。這主要因為土耳其人在一四五三年佔據君士坦丁堡，中斷了歐、亞貿易的必經之路，亞洲香料來源被切斷，歐洲市場上香料價格越來越高。因此在經濟上葡人發展歐、非、亞航線，是極有前途的；在另一方面，鄭和的航路卻沒有這樣大的經濟利益。

葡萄牙人到印度果亞（在今孟買以南）後，繼續往東發展，到達馬六甲，這是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要衝，再往東便抵達中國沿海。在中國沿海經過多年的活動，葡人於一五五

七年（嘉靖三十六年）便從中國取得澳門作為據點，發展東方貿易。當時中國因為大明寶鈔價值下跌，普遍使用白銀為貨幣，而中國銀礦生產有限，不能滿足需要，在求過於供的情況下，銀價上升。葡人發現從歐洲運白銀到東方，越往東價值越高，直到中國為止。同樣的銀子，在一五九二年及其後若干年內，在廣州一兩黃金只換五·五兩到七兩白銀，在印度果亞卻換九兩，而在歐洲卻換十二·五兩到十四兩白銀，故葡萄牙人自然會把大量白銀運到東方來。

明孝宗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中，如南美洲秘魯的波多西（Potosi）為當時世界最大的銀礦，一五八〇—一六〇〇年波多西白銀年產量高達二十五萬四千公斤，為當時全世界白銀生產量的六〇%多點。後來經過長期的開採，這個銀礦產量日漸減少，但自十七世紀末葉開始，墨西哥銀礦產量激增，又成為全世界銀產最豐富的地方。所以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全世界的白銀生產量中，美洲銀的產量，在十六世紀佔七三·二%，十七世紀佔八七·一%，十八世紀佔八九·五%。西班牙人投資採煉美洲銀礦，生產出來的白銀，自然大量運回祖國，有一部分是因為這是西班牙人在殖民地投資的報酬，一部分是西班牙政府以礦產稅的名義拿去，另一部分則因為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需要購買歐洲的物資來消費，而用銀子來交易。據哈密爾敦（Earl J. Hamilton）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一本書中的記載，西班牙港口在一五〇三—一六六六年間從美洲大陸共輸入銀一

六、八八六、八一五公斤，金一八一、三三三公斤，就價值來說銀是金的三倍。但這只是官方登記的統計數字，走私進口的約為此數的一〇%—五〇%。

由於自美洲長期大量進口白銀，而銀是當日流通的主要貨幣，西班牙本國的物價自然蒙受影響而高漲，十七世紀頭十年西班牙的物價，平均約為十六世紀頭十年的三、四倍。歐洲其他國家的物價卻遠較西班牙為低，因此其他國家的貨物大量運往西班牙出售獲利，使西班牙貿易因人超而輸出白銀。最靠近西班牙的葡萄牙，自然向西大量輸出貨物，把西班牙人手中的銀子賺回本國。

葡萄牙人除了因地理上和西班牙比較接近而獲利外，他們又在亞洲把香料運回歐洲，控制了歐洲各國的香料市場。葡人把大量香料賣給西班牙，自然換來鉅額的白銀。

除此之外，葡萄牙人還有賺取西班牙銀子的方法，就是從事奴隸貿易。西班牙人到達美洲大陸後，把歐洲的傳染病菌也傳染給美洲土著，如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等，使美洲土著大量死亡。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在一五一九年共有二千五百萬，到一五九五年只剩下一百三十多萬，光是一五七六年的瘟疫便使印第安人死亡達四〇%—五〇%。有人估計在十六世紀八十多年中，中、南美洲連附近海島在內，印第安人死亡達五千萬；在十五世紀的九十年代美洲土著原比歐洲人口還要多，佔當時全世界人口二〇%，可是一百年之後只佔三

%。

由於美洲原有人口的大量死亡，西班牙人在新大陸便遭遇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到處出現無人耕種、開發的荒地，不得不從非洲購買黑奴來增加勞動力的供應。在十五世紀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探險，他們在那裡有好些據點可以收購黑奴運往美洲，使西屬美洲的礦場、牧場獲得充足的勞力。一五八〇—一六四〇年葡萄牙王位由西班牙國王兼攝，因為葡王於一五八〇年逝世後，沒有承繼人。葡萄牙人在政治上既然失去獨立地位，西班牙王為著要補償他們的損失，特准葡人從事奴隸貿易，把西非黑奴大量運往美洲出售獲利。當時在美洲大陸，就墨西哥來說，一個奴隸可賣四百西班牙銀元（簡稱西元，peso），在祕魯的賣價為五五〇西元。在十六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非洲西部安哥拉（Angola）每年約輸出黑奴二萬三千人，平常也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輸往美洲各港口。這些黑奴貿易，由葡萄牙商人（尤其是葡籍猶太人）經營，故葡人自西班牙人手中賺到不少銀子。

葡人自西班牙人手中賺到鉅額白銀後，發現由歐洲把銀運到東方來，價值比在西方高，故把大量白銀運往亞洲。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每年約有一百萬「篤卡」（ducat，共約三萬二千公斤白銀）運往遠東。到澳門後，葡人到廣州收購絲綢、生絲等貨物；另外也有中國商人把貨物運到澳門賣給葡商。在一六〇〇年前後，葡萄牙商船由澳門開航往果亞，每船有白

色生絲一千擔、絲綢一萬二千疋（每疋長五碼）、黃金三十四擔，此外又有大量麝香、水銀、硃砂、糖、樟腦、黃銅、茯苓、陶瓷器等。在廣州每擔生絲售銀八十兩，而到了印度卻可賣二百兩一擔，可見其利潤之高。其中樟腦約二百擔由果亞全部轉運回葡國，生絲也有一部分運葡，其餘貨物則大部分在印度出售。當時在印度西岸的果亞是葡萄牙人歐、亞貿易的重要根據地，故有不少中國貨物轉運往歐洲。在一六〇三年荷蘭海軍擄獲一艘自澳門開往果亞的葡萄牙商船，船上貨物後來運回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售，換取了三百四十萬荷盾，約相等於五百七十萬銀元。

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間的馬六甲，是澳門和果亞間葡萄牙商船必經之路，但在葡人佔據一百三十年之後，荷蘭海軍把葡人打敗，於一六四一年佔領馬六甲。此後葡國在澳門、果亞間航行的商船，路經馬六甲海峽時，便常常受到荷海軍的阻擾，從此澳門、果亞間的貿易便日漸衰落了。

葡人於一五五七年佔據澳門後，又向北發展對日本長崎的貿易。在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年間，日本海盜（倭寇）在中國東南沿海騷擾，明政府禁止中國商人從事中、日貿易，可是澳門葡人收購中國貨物運往日本長崎出售，明政府卻無從禁止。因此葡萄牙商人以澳門為根據地，乘機發展中國與日本間的貿易，而中國商人欲與日本貿易，只有走私一途，而走

私是違法的，風險非常之大。由於這種特殊情況，澳門葡人將中國絲綢、生絲等日本人亟需的中國貨物運往日本高價出售，自然賺取鉅額的利潤。葡人運輸往日本的貨物與運往果亞的有些相同，如白色生絲，各種顏色的生絲、絲綢、黃金、麝香等，除此之外中國藥材如大黃、甘草、茯苓等，也大量運往日本出賣。中國藥材如大黃，在澳門以二·五兩一擔收購，但在日本卻以五兩一擔出售；甘草每擔在澳門售銀三兩，到了日本則為九至十兩；陶瓷器、水銀、錫、絲、糖等差不多都是這樣。

在十六、十七世紀，日本是銀礦生產比較豐富的國家。一六一八—一六二七年，日本一銀礦名佐渡銀礦，每年繳納三十噸白銀給政府作為礦產稅，相當於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生產量，因此佐渡銀礦每年起碼生產六十至九十噸白銀；另一個銀礦名生野銀礦，在十六世紀末，每年向豐臣秀吉繳納稅銀一萬公斤；十七世紀初，岩美銀礦每年繳納給德川家康一萬二千公斤的銀子。日本銀礦產量既然這樣豐富，葡萄牙商船把中國貨物運往長崎出售，自然把大量銀子運輸出口，在一五九九—一六三七年總共輸出銀五千八百萬兩。葡船每年運出銀：一六三五年，三艘船輸出銀一百五十萬兩；一六三六年，四艘船輸出銀二百三十五萬兩；一六三七年，六艘船輸出銀二百六十萬兩；一六三八年，輸出銀一百二十五萬兩。其中大部分都可能轉運入中國，以便購買中國貨物。因此除了美洲白銀外，日本白銀也為中國所吸收。